

沒有詩也沒關係

文 | 孫梓評

深夜接獲少年來電：
「我要成為軍火商了。」
放棄手中低溫的火燄
被愛人射穿的彈孔
也已沾滿灰塵

當我得知，「我不知道。」
如何繼承懷疑論者的龐大遺產
就算扮演狂熱份子
片段複述在紙上的俗世
仍無法有效傳真

而懷中一隻夜鶯死去
石南花小徑再也盼不到
一聲咳嗽。
他是否終於找到
「比燦爛更燦爛的字」？

詩人們都到齊了。
在石室，夢土，或島嶼邊緣
前往地獄的一季，宣布結束與開始
也可能屈身於希臘甕
大聲校讀自己所寫的：
抒情的正義、鋒利的預感
後設的甜

街上甲乙丙
陸續經過商店，餐廳，醫院
情緒涼了，穿上
新購的制服
眼睛餓了就在菜單裡狩獵

身體壞了
則塗抹快速的安慰。
未曾察覺：不遠處有海嘯發生

有什麼關係？

我們大方
將痛苦傳染給鄰人
閉眼躺臥遼闊的色情之上
夜閨中最平凡的願望
無非是……自由、平等。
或者上述二者的相反

（不）遠處，黑金著色的土地
攤平了身體
默忍每一把權力的鋤。
報導者口中的濃霧
足以屏蔽自心裡發射的槍聲
曾一次又一次準確擊落
（不存在的）領袖

沒有詩也沒有關係——

古老的陽光即將用罄
有人隨手調高水溫
有人祈禱一次愉悅的毀滅
鯨豚在看不見的城裡示威遊行
潮汐是地球低吟的輓歌
只唱給聽得懂的人



坊間文藝
2009.12

孫梓評 一九七六年開始使用，喜歡純淨與極致與善意，但以上三種時常缺席。總是淪陷於同音字的誘惑，對於快樂沒有十足的把握。害怕在方格中定形，所以常常尋找縫隙。雖然只有一個身體，不放棄更多好玩的事情。